漢書注校補

長沙周壽昌學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已屠狗爲事注

禮記士無故不殺犬豕又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月令孟秋食麻與犬仲秋天子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天子以犬嘗稻同後書續禮儀志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知古者食犬與羊豕同漢猶然也今觀師古云時人食狗與羊豕同玩其語是以其時食狗爲異足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

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

案泗水監名平泗守名壯皆見高帝紀泗水紀作泗川此

役嘗與曹參同之
與司馬尼戰碭東
顏注秦將章邯之司馬史記正義同此本高紀如氏注也
壽昌疑司馬爲姓以此上無章邯字不能强屬之也詳見
校補高紀注內
賜上聞爵
聞史記作閒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若
據呂氏春秋天子以此爵賞魏文侯則當甚尊何以尚在
五大夫下也
從攻圉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史記無圉都尉三字止作攻圍東郡守尉劉攽則曰圉縣
名有尉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壽昌案郡守尉

之改爲都尉雖在景帝中二年而酈商從高祖王漢時已爲隴西都尉非即郡尉耶大抵秦時都尉郡縣俱有之未可知也又如酈及霸上皆秦縣嘗斬都尉一人此當是縣都尉

賜爵封號賢成君

注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謂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壽昌案秦漢之際沛楚起事無一不本秦制不得謂爲不通

中酒

顏注飲酒之中也說近之葢猶云酒半也顏又云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壽昌案訓與音皆誤此時飲酒中間並未終宴賓主各懷意慮豈能計及醉醒又豈能如

尋常燕飲以中酒爲盡歡耶此中字讀如本音不得音竹仲反明矣司馬相如傳於是酒中樂酣顔注飲酒中半是也而音竹仲反亦同此誤

項伯常屛蔽之

屛史記作肩

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

壽昌案初學記引周遷輿服雜事曰樊噲冠楚漢會于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衣包楯戴以爲冠入羽宮

擊章平軍

平邯子

從攻項籍屠煮棗

注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師古謂其地當在大河南非淸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朐有煑棗城壽昌案續志作宛句不作宛朐是也志注引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東有淮潁煑棗又案高帝功臣表煑棗端侯革朱是已以其地作封邑矣

羣臣絳灌等莫敢入

壽昌案絳是絳侯周勃灌是潁陰侯灌嬰以爵封言當云絳潁以姓氏言當云周灌此乃參差對舉曰絳灌蓋因當時常稱也

佗廣實非荒侯子

案荒侯市人嗇庶子孝文紹封爲舞陽侯嗣嗇後傳云其舍人上書言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弟亂而生佗

廣史記同而其上有云侯家舍人得罪佗廣怨之則舍人上書有因史記又云余與佗廣通爲言高祖之與時若此云索隱謂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悉具則從佗廣而得其事故備也壽昌謂佗廣能存故家遺乘亦濁世佳公子宜太史公與之爲友也

賜商爵信成君

何焯謂此即樊噲傳所云賜重封也壽昌案商先屬沛公於岐賜爵封此則西定漢中沛公爲漢王賜爵如故而賜食邑武城六千戶與前之虛封有異也劉奉世曰君當爲侯高祖爲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壽昌考傳下明云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此時何能改君爲侯也又考信城縣名屬淸河此食邑在武城則信成仍

是虛封也武城爲定襄郡屬縣非清河郡之東武城

別定北地郡

史記作北地上郡案北地甯州上郡鄜州實兩地此則止北地一郡也

遷爲右丞相

壽昌案此右丞相卽韓信傳之假左丞相也虛稱自信始故以假字別之後此樊噲傳寬與商皆拜此稱無須別之爲假也酈食其傳云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史記同皆無右字或虛稱亦有等次猶後世之進銜也

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人

注蘇林曰景帝王后母臧兒也壽昌案臧兒始嫁王仲更嫁田氏前後生子女五女爲后男俱服官齒必不庳若其

姊當更老矣覩蘇林注則姊字疑衍　殿本明汪氏本淩氏本俱無姊字是也第考武帝卽位始尊大后母爲平原君此時平原君之稱亦史臣追書之

常蹍兩兒棄之

蹍廣韻並晉活切以足蹋夷草此云蹍亦以足蹋兩兒使下也

面雍樹馳

注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雍樹壽昌案此當是漢時語也方扶南云雍卽擁樹卽豎說亦通

賜嬰食邑沂陽

沂史記作祈索隱云蓋鄉名漢書作沂楚無其縣也

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

案韓信韓王信也疑應加一王字上臧荼亦加燕王字也

復爲太僕八歲薨

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嬰馬橋

夏侯嬰冢在橋南

壽昌案平陽公主景帝王皇后女也外家當爲王姓緣后

母臧兒爲荼孫嫁王仲仲死改適田王后初亦適金姓微

時在民間謂金王孫故公主稱外家爲孫氏號孫公主也

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

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壽昌案此或頗一支更爲孫氏其他子孫不盡然也功臣

表嬰元孫之子長安大夫信附滕公表末云更姓孫三國

志魏志夏侯惇傳猶云夏侯嬰之後也

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它

項籍將魏相僅此一見殆於陶南破後被殺矣

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壽昌案嬰以列侯食邑於杜之平鄉不稱曰平鄉侯而曰昌文侯是於侯上別加美稱既晉列侯非止名號至定令封汝陰五千戶則定爲徹侯矣

攻龍且留公於假密

壽昌案史記作留公旋於高密索隱留縣令稱公旋其名也案旋一作族或謂是於字誤者是也別本史記旋字下加於字則旋字爲衍文

連尹一人

曹參傳有莫敖此有連尹皆楚舊官名至連敖則合二名

而一之矣

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

注如氏曰雄長之長也師古駁之史記索隱亦駁之云下有郡守此長卽令也正義亦駁如說吳郡長卽吳郡守也一云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壽昌案三說皆非也而裴駰謂長爲令固非張守節謂卽吳郡守則下有得吳守句上長吳下三字不可刪乎且上云轉南破薛郡長注師古曰長亦如郡守時每郡置長是也但吳下師古注云嬰破之於吳下此亦誤夫旣破吳郡長則於吳下何待言而爲此贅支乎蓋吳下者吳破破而降下也觀下遂定吳云云可證是高紀韋昭注云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之說亦不確也

及特將五人

特將楚漢間所置將名如功臣表陳豨以特將將卒五人前元年從起宛朐是也當時尚有愼將弩將林將等名皆將也又案韓信亦有特將似皆其所部之裨將也顏注未審

謚曰景侯

功臣表傳寬下注曰位次曰武忠侯師古曰漢列侯位次簿有謚號姓名與史所記不同者表則具載矣案傳明云寬謚曰景則武忠之稱爵名耶謚耶又前已賜通德侯美稱後復易之耶表注俱未晰

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史記作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索隱云漢書本作趙賁軍

壽昌又案曹參樊噲兩傳俱作趙賁軍疑史記字有誤也

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

史記作斬兵守郡守各一人此脫去守各二字壽昌案兵守卽前所云郡長也

更封緤爲鄘城侯

鄘城史記傳與表俱作蒯城索隱蒯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鄘從崩從邑今書本並作菅蒯音非也蘇林音簿催反晉灼云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音相近此得其實也又案括地志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緤所封晉武帝咸甯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

諡曰貞侯

史記傳同獨史表作謚尊侯正義亦云尊一作卓壽昌案尊與貞聲近而譌卓則譌脫貞下半也

景帝復封緤子應爲鄲侯

蘇林曰音多屬沛國壽昌案　殿本注蘇林曰音多寒反原本奪去寒反兩字　殿本從宋本明舊本校正淩稚隆本從宋本校同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秦時爲御史

壽昌案劉向別錄云左邱明學四傳至楚人鐸椒椒授虞卿卿授荀卿卿授張蒼蒼及荀卿門是與李斯同學其爲御史當在此時後云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蓋得

荀卿以爲之師宜其好學如此也

蒼㠯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

齊召南考王陵傳云據傳陵歸漢在漢王還定三秦後但張蒼傳陵救張蒼乃在沛公定南陽未入武關以前何耶壽昌案蒼傳後云蒼德陵及貴父事陵陵死猶朝其夫人則陵救蒼死事必不誣考陵傳高祖起沛陵亦聚數千人居南陽是雖未從沛公實據衆同在南陽亦未與沛公爲敵也或偶過沛公適見蒼被罪愛而爲言以救之蒼以陵非沛公將而以過客儳言乞請以拯其死故感之尤摯也

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

史記索隱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

亭苛

漢王四年三月事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壽昌案言極知其不可也意說極字聽之若期音口吃人

遇縮舌音必連說始能達也不必以文義深求之

趙人方與公

注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壽昌案楚漢之際縣尹皆

稱公如書中徐公薛公之類者甚多不必爲其號也

刀筆吏耳

史記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刀筆吏

堯以前有軍功食邑

堯前之軍功云何紀傳俱未載

諡曰悼侯
韋昭云或諡惠非也
傳子至孫類
類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顚音瞶
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厤事
壽昌案本傳稱蒼好書無所不通尤邃律厤而所著十八篇劉歆未入七略班氏藝文志亦未入之
食邑二千四人
他本作三千四人史記與此本同
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史記作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餘者未死之餘人也此删去又皆多死四字則餘字無

根

首盡出血

　首盡言九頓首已完叩頭至地幾欲碎額故至血出也

史令行斬之

　史史記作吏據百官志丞相所屬有兩長史觀下朝罷謂長史可知似史字爲是

故宂官居其中

　宂史記作他

開封侯陶靑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靑翟商陵侯趙周

　陶靑高祖功臣陶舍子諡夷侯劉舍史記作劉舍功臣表云舍父襄本項氏親賜姓劉氏此書表傳俱作舍史表作

含者誤也舍謚懿侯許昌高祖功臣許溫孫謚哀侯薛澤

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孫莊靑翟高祖功臣莊不識孫趙

周其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鄭氏注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

失業無次也壽昌案此魄字音薄猶書古太誓其聲魄爾

雅魄間也皆同此音落魄蓋漢時語與呂覽費神傷魄之

魄字異王莽傳注如氏曰莽母洛薄嗜酒落魄卽洛薄也

亦作拓落文選解嘲李善注云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卽

此落魄意

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史記吏字在然上劉辰翁曰監門吏漢書以爲吏縣中賢豪最是縣吏不敢役何足道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意象可想轉一字大別監門卽吏縣吏常能役之齊召南曰班氏當以監門賤役故倒吏字於下壽昌案史記注引國策齊宣謂顏斶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又史記酈生初謁自稱曰高陽賤民此齊氏賤役說所本然史記原稱監門吏是明言爲吏也觀下謁沛公猶以長者自命則非賤於縣吏可知

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

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告也聘禮戒上介亦如之注同又通作誡所戒卽前食其所告各言也

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

知天之天及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三語本管子

玩而不能授

玩史記作刓注刻斷作刓斷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刓

斷無圭角

此黃帝之兵

黃帝史記作蚩尤黃帝蚩尤皆古之主兵者故高祖起兵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此書引黃帝史記引蚩尤皆無甚

區別也

後更食武陽

陽史記作遂正義引史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年

有罪國除本書表作元狩元年此傳云更食武陽子遂嗣

功臣表作侯勃嗣無遂與敵名亦無更食武陽之說或更

武陽未久卽國除故表未列耶太平御覽引陳留風俗傳云食其封高陽侯則因疥之高梁武陽而誤食其並未封侯也

陸賈楚人也

史記索隱引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皐適楚賈其後也

與天子伉衡

伉史記作抗案崔浩云抗對也衡平軛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自天地剖判

判史記作泮

何遽不若漢

遽史記作渠音詎卽遽也顏注作迫遽常解似未合

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注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史記索隱引此作埤蒼語師古引之亦見趙充國傳注壽昌案左傳僖二十八年甯子執納橐饘焉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橐可盛食無底何以能盛說文橐囊也殆與囊一物而分大小耳索隱引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可見毛詩傳作小曰橐大曰囊是傳寫各異也埤蒼語恐不確

卒滅趙氏

韋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

趙由此一姓趙氏
稱其書曰新語
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
賣千金
史記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
極飲十日而更
飲史記作欲
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
史記作數見不鮮毋久恩公爲也案上既云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似無庸更云數擊鮮旣云數不過再過無庸更云久溷女爲史記作賈自謂較有味
則士豫附

豫史記作務

名聲籍甚

籍甚史記作籍盛蓋籍即籍用白茅之籍言聲名得所籍而益盛也籍亦猶助即指漢廷公卿說甚與盛意同孟康注言狼籍之甚失之

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旣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

史記直作平原君朱建於聞平原君諫不與謀下止云得不誅語在黥布傳中無賜建號平原君事而考布傳並無此語史記誤也

迺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何迺賀我

殿本於母死下何迺上有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九字此

脫去宜補入

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朱建有此子朱建不死矣惜其名不傳

敬脫輓輅

史記此句下有衣其羊裘四字下欲與鮮衣方有因又案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李善注引漢書婁敬脫輅無輓字張衡西京賦作婁敬委輅揚雄解嘲云婁敬委輅脫輓

迺營成周都洛邑爲此天下中

壽昌案此中字卽五方之中也地理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卽此中字讀如本音顏注音竹仲反誤

卽日駕西都關中

史記索隱案謂卽日西都之計定也

婁者劉也

後漢禮儀志貙劉之禮漢儀注作貙婁古今注作貙膢風

俗通亦作貙膢足證古劉婁二字一音也

齊虜以舌得官

史記舌上有口字

械繫敬廣武

顏注廣武縣名屬鴈門壽昌案本書地理志屬太原顏用

後漢地志爲注失之

遡一封敬二千戸爲關內侯號建信侯

壽昌案婁敬㠯關內侯號建信侯無封國似止名號侯故

表內不列入然案水經河水注云地理志千乘郡溼水又

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爲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者也則似本有國非虛封也然漢初名號侯食邑者多不止於敬考地理志千乘郡高帝置卽安知非高祖置郡其縣名則自後加者乎觀史漢表皆無之則本傳說爲信水經注與應氏之言或紀其古蹟未可據爲封國之證也

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

壽昌案高祖無二女下呂后泣言一子一女可證適長公主當指魯元公主也已於五年適張敖至此已三年敬何能爲此言下云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雖漢初無制何至蔑禮無恥若此

而以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

顏注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壽昌案漢制良家子入宮無職號者謂爲家人子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之別顏注誤若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

叔孫通薛人也

顏注薛縣名屬魯國壽昌疑此尙是秦之薛郡也觀下亡去之薛又及項梁之薛皆爲秦薛郡尙未屬魯可知

衣一襲

史記索隱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

生何言之諛也

生史記作先生漢時稱生卽先生如先師轅下生卽轅下

先生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爲叔孫先生也

賈誼傳生之亡故分注師古曰生先生也

服短衣楚製

史記索隱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壽昌案通爲薛人時薛已降楚故爲楚製

號稷嗣君

注引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案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水經淄水注引之知音義較張說爲優矣

通知上益饜之

饜史記作厭宜從厭字

置法酒

壽昌案法酒言內以法製酒若宋之庫酒世稱官醞也禮樂志紛大官挏馬酒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此卽法酒之類又食貨志請法古令官作酒卽法酒也猶志所云法錢也顏注非劉攽說亦曲案傳云觴九行卽言罷酒蓋法酒旣不過烈引觴復有限制可無慮醉失禮也

人主無過舉

顏注曰舉事不當有過失壽昌案此是周公對成王語見史記梁孝王傳通全引之與史佚所云天子無戲言義同而辭異

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

壽昌案漢之春爲冬三月無菓可嘗若夏正之春櫻桃亦未熟禮記仲夏之月羞以含桃是也此春字疑有誤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四

長沙周壽昌學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淮南厲王長

壽昌案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注盧文弨云今淮南子凡長字俱作修

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

史記作得幸上有身趙翼曰是時厲王尚未生何得言有子宜從史記作有身爲是壽昌案上云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史記同此云日得幸上有子已生子也下云厲王母已生厲王言既已生厲王非云甫生也考高帝於八年冬從東垣過趙趙獻美人幸有身九年十二月貫高

等謀反事始覺計已逾一年矣豈有身而尙未生乎趙氏
考之未審也

命從者刑之
史記作從者魏敬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
顏注云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是也下云御史主中尉主
衞尉大行主內史縣令主是皆言主其罪王若不改則國
相主其罪也文選任昉彈曹景宗云景宗卽主李善注云
主謂爲主首也其奏彈劉整云如法所稱整卽主沈約奏
彈王源云源卽主主字同義

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
史記作典客臣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

盜賊中尉臣福此無逸與賀名亦無中尉一官案此爲孝文六年廷尉當爲張釋之馮敬於文七年爲御史大夫此時止以典客行御史大夫事也

奉臣二千石所當得

所當得史記作所不當得

葬之肥陵

肥陵史記作肥陵邑括地志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此去邑字疑與陵名混

齎帛五十匹

十字史記作千

長所犯不執當棄市

長字上史記有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文欲離我自附

漢三句無所犯不執四字舂卽長之郎中以爲丞相者也

臣嬰等

嬰卽夏侯嬰

給薪菜鹽

史記鹽下有豉字

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

壽昌案宋書文帝弟彭陽王義康爲孔熙先范蔚宗所誘謀逆被廢後讀此傳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當亦有感於此兩語

憐淮南王

史記憐上有上字不可去

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

二人不相容

案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慎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與此傳歌語小有異同

昔堯舜放逐骨月

顏注鯀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月壽昌案顏說非也堯舜不傳子舜遠封象當時亦有放焉之說此不過渾舉其辭鯀與共工可爲堯舜之骨月乎

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

城陽共王喜景王章之子徙王四年復還

其相曰

張釋之傳云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此爲景帝三年事則

將兵之相當是釋之
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曲城功臣表作曲周侯蟲達子捷嗣侯師古注作撻史記
徐廣注蟲逢皆以字近而譌也而史表又作蠱逢
方術之士數千人
淮南要畧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尙左吳田由
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高誘敘蘇非作蘇飛案此
八人惟左吳雷被伍被見傳中雷被卽安郎中因爲安所
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也
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約結上左
右
史記功臣表安平侯鄂千秋元孫但與淮南王女陵通又

遺淮南書稱臣盡力故棄市本書功臣表無與文陵通事
止言稱臣於淮南耳又功臣表岸頭侯張次公元狩元年
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

閉使與妃同內

壽昌案內房也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曰二內二房
也武帝紀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注內中謂後庭之室中
也論衡別通篇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周仁傳云
入臥內皆以內爲房舍也

格明詔

顏注格音閣謂訍閣不行之周禮牛人注挂肉格即庋閣
也後世因庋閣之閣遂借作遲閣耽閣之閣卽此格字也
今俗書作擱

卽使所善壽春嚴正

嚴正史記作莊芷蓋班史以明帝諱改莊爲嚴正芷則字

近而譌也

從南方來

史記作東方

上遣廷尉監

壽昌案此時廷尉爲張湯廷尉屬有正左右監

王亦愈欲休

愈史記作偷

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

壽昌案春秋下奪一傳字

太子數呂數讓之

上數字頻數也卽論語事君數之數音索下數字指數也

數其罪以讓之卽左傳以枚數闔之數音擻

皆將養勸之

將養史記作從容案將逢君之惡養長君之惡

枚赫

史記作救赫

吏劾孝首匿喜

顏注爲頭首而藏匿之壽昌案首匿漢律罪名也紀表屢見

遣中尉安大行息

表中尉司馬安大行李息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壽昌案告除其罪者律文也明孝自告律巳除其罪矣別以他罪棄市也

五十四年薨

四他本作三宋祁曰三或作四

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

壽昌考地志泰山郡無北安縣惟盧縣爲濟北王所都或即其地所改名後旋復之然史無可攷矣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蒯通

史記無專傳附韓信傳中

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

事後作剚

僕嘗受相人之術

此句下史記尚有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等語

魚鱗雜襲飄至風起

史記襲作遝飄作熛

有淮泗之地

淮史記作膠

常山王奉頭鼠竄

奉頭史作背項王奉項嬰頭

大夫種存亡越

種下史記有范蠡

不如蠭蠆之致蠚

蠚史記作螫此句下尙有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二句

不如童子之必至

童子史記作庸夫此句下尙有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

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

史記集解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

凡八十一首

壽昌案古人文辭著作俱稱若干篇藝文志及各傳可證獨通之雋永云八十一首不以篇計

初通善齊人安其生
壽昌案安其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欲封安其生生
卒不肯受此識見尙出范增上
伍被
史記無專傳附淮南王傳中
呼之曰將軍上
漢制諸侯王國止有中尉掌武職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
也淮南王僭呼伍被故被以亡國爲言衡山王傳號其子
孝曰將軍時王有逆計也
皆以爲什入九成
史記作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
高祖曰待之聖人當起閒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

壽昌案先幾後發高祖卓見此說可補本紀所未及

郎使辨士隨而說之

士史記作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

遂誅被

方扶南云高帝赦蒯通而武帝誅被草創與承平異治也

趙王彭祖

景帝子謚敬肅

收繫其父兄案驗皆弃市

壽昌案江充時名齊爲趙王上客徒以趙太子丹與齊忤疑之使吏捕齊不得遂案驗其父兄俱弃市也王父子以一疑之故未捕得齊遽將其父兄弃市既擅誅且過酷矣後充詣闕告丹未自訟前罪趙王復云充逋逃小臣苟爲

姦譎亦未申明原委當時王家行法亦殊自便

充召見犬臺宮

三輔黃圖犬臺宮在長安西二十八里

後充從上甘泉

顏注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壽昌案顏說誤從上從帝也

玩前後語更明充之時在上側得行其讒搆也

充旣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

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

是時帝疾在甘泉皇后及太子家吏請問俱不報故充得

掘蠱於皇后及後宮太子宮

趙虜

充本邯鄲人曾爲趙太子丹捕逐故呼爲趙虜壽昌案漢

斥人曰虜充爲趙人斥之曰趙虜猶婁敬爲齊人高帝斥
之曰齊虜也
其罪不明
中山孝王興元帝子馮太后媛本元帝昭儀馮奉世女外
戚傳云爲哀帝祖母傅太后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卽此所
云其罪不明也
先帝龍興
壽昌案先疑是宣
如使狂夫嗥譁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顏注東崖謂東海
之邊
壽昌案上方說圍城指闕下復說京師精兵明以近畿可
畏何至說到東海蓋東崖指殽華諸山之在長安東者渭

水卽在長安而匈奴西來捷發尤可慮也唐書武帝紀中書奏虎牢關之城東峯云云是亦都長安者指殽函以東之山爲東也

居彊煌之地

注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壽昌案瓚說無據考邊郡西域地志俱無此名或是入敦煌等處居之猶之稱彊秦彊漢云耳

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旣云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此尙不足爲將軍耶若堪爲將軍者有加於此此何以不立考語但以將軍二字括之耶此明云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舉二人師古注誤劉攽

刋誤說與予同而未暢故因其說而申之

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

充漢躬妻名

游曠迥兮反亡期

迥一本作迵

萬石衞直周張第十六

能鼓瑟

史記作鼓琴壽昌案趙人多善瑟者奮家於趙疑從瑟爲是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史記注長安記戚里在城內長安志注云高祖娶石奮姊爲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姻戚也據

此戚里因石奮家而名

迫近憚之

以九卿迫近上前憚其拘謹也

次乙

徐廣曰乙一作仁

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壽昌案石奮四子惟長子建季子慶最著建於武帝建元二年始爲郎中令慶始爲內史皆二千石也其在景帝時四子皆二千石官不皁帝云人臣尊寵舉集其門必非以虛銜食祿也乃史未著其始何官至萬石君以上大夫祿

歸老于家則虛祿無官也

見路馬必軾焉

軾史記作式

童僕訢訢如也唯謹

注晉灼引許愼云訢古欣字顏不取晉說謂讀若誾誾謹敬之貌也壽昌案顏注非也宜如晉說作欣言童僕皆有欣欣自得之色乃形容其善化人也若如顏訓作謹敬則下何必加唯謹兩字乎

少子慶爲內史

壽昌案百官表慶爲內史僅一年表云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而表無左右字此傳同惟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顏氏謂志誤殆未審也慶由內史遷太僕表亦未載

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濯

壽昌案牏音豆呂靜曰械窬褻器也窬即牏又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徐廣曰牏短板以築廁牆也牏音住師古注引孟康說是而忽自注云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謬矣建爲親浣濯小衫即得爲孝謹之至乎

萬石君元朔五年卒

壽昌案石奮年十五事高祖東擊項羽之時是爲高帝二年至景帝末年歸老當八十歲至元朔五年卒年九十七歲

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壽昌案石慶爲齊相也後世生祠之始

以戲車爲郎

壽昌案戲車注引服虔說近之顏注云若今之弄車之技則非矣戲卽麾也周禮夏官建大麾以田或作戲史記項羽傳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注同麾說文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觀下縮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是縮事文帝於代邸戲車蓋王邸郎屬官把麾於車上者故可以功遷中郎將也若東方朔傳之設戲車方是弄車之技然是武帝時始設縮事文帝尚未有也匈奴傳戲戟十顏注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此戲字音義俱同

謹案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注如氏曰主車曰車郎劉向傳以父任爲輦郎郎車郎也縮此官亦車郎之屬但爲戲車士於代尚是王官耳衍齡謹附識

不孰何縮

孰何史記作譙訶蓋孰何卽誰何譙訶則與誰何字近而轉語意亦重耳

死罪病

史記作死罪實病言當日不來固死罪實亦病耳實字似不可去

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

顏注盛謂在削室之中也壽昌案盛謂什襲藏之以敬君賜也劍在削室中何待言豈有取劍於上前而拔削露鋒者乎

誅栗卿之屬

栗卿栗太子舅也

上以綰爲長者不忍

壽昌案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時更名執金吾時綰任此官帝恐其長者不忍盡力治捕故以郅都代之

爲丞相三歲

壽昌案武紀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帝承文景尙黄老之後獨能尊儒向學得董仲舒諸人皆綰此一言導之也相業無有大於此者本傳稱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而不詳載此奏於傳中僅於紀附書一語似亦疎

建元中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建元元年六月丞相綰免而此傳云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

職免之是若追論往事免相者然然考武紀及竇嬰傳竇

爲建元元年則中字應正作初

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史記作已金主覺妄意不疑

旨此稱爲長者

此句下史記有文帝稱舉四字

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

將下史記有兵字

傳子至孫彭祖

史記作子相如孫望此傳無子名與表俱作孫堅不名彭

祖

周仁

史記作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則其字爲文也

仁爲人陰重不泄

壽昌案陰重不泄張晏注云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師古謂其非是因自注云爲性密重不泄人言引霍去病少言不泄爲證說極明確惟先引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說亦近顏亦謂其非何也

張歐

歐史記作歐音於友反此注引孟康曰音驅顏注表用孟音

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

百官表歐於孝景元年爲廷尉五年爲奉常中三年𤴓棗侯乘昌爲奉常則歐遷中尉卽此時表失載

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
壽昌案百官表武帝建元六年大農令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四年病免元光四年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五年老病免食上大夫祿與韓安國傳及此傳合疑此元朔爲元光字誤也

爲涕泣面而封之
面下史記有對字壽昌案注引晉灼曰面對因讀而封之則似本有對字脫去也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五

長沙周壽昌學

文三王傳第十七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吕距吳楚

壽昌案梁孝王時人材頗多汲黯傳中傅伯注應劭曰梁人爲孝王將素抗直本書儒林傳丁寛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則皆在此役者也

於是天子意梁

意郎直不疑傳意不疑之意非意之也俱作疑度解

北獵梁山

壽昌案梁山史記作良山索隱引述征記云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正義引括地志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屬東郡又

案高帝紀十一年立子恢爲梁王罷東郡頗益梁故郡之

艮山遂改名梁山也

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注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

薨也劉敞日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

哉太迂壽昌謂句明日六月中則是月半何得云初六日

也不獨迂亦讀之未審

爲帝壹餐

壹上史記有加字不可去

十七年薨

十七表作七

梁孝王子五人爲王

殿本提行另寫

立十年薨

十表作七

濟川王明

濟川國即陳留郡水經注引應劭曰今陳留濟陽縣

取財物以爲好

以爲好即以爲樂之變文也

國除爲大河郡

壽昌案濟東國除也大河郡即東平國宣帝甘露二年置

立一年薨

一表作七

事李太后

李他本作於
睢陽人犴反
犴反史記作類犴反或類姓而犴反其名耶
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
劉攽曰睢陽屬梁國無太守當是淮陽壽昌案史記梁王
傳本作淮陽太守非睢陽此書因睢與淮字近而誤劉氏
偶未檢史記一校耳
欲吕傷梁長吏
吏他本作史
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
案成陽地志屬濟陰郡此食邑在梁國外者也
梁餘尚有八城

入史記作十

子頊王無傷嗣

頊表作貞

私聽中冓之言

冓亦作𡨋集韻冓夜也玉篇宀部𡨋夜也詩曰中𡨋之言

中夜之言也釋文引韓詩中冓中夜淫僻之言也是韓詩

亦作夜與注引晉灼魯詩說同毛詩傳云中冓內冓也鄭

氏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則冓讀如構說文冓交

積材也是顏注所本

已三者揆之

年齒不倫一也富厚足聘美麗且各有恥辱之心二也案

事者僅驗問惡言未及淫亂事乃無故自發三也故曰三

者

怨相掾及睢陽丞

壽昌案百官表景帝中五年王國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此成帝元延中睢陽安得有丞耶丞字疑誤

王陽病抵讕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無異

師古從辭字斷句既誤而注云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解亦不晰壽昌案言梁王假病拒誣致辭又復驕嫚不首實於主令即與背畔無異也主令即移書中所言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之二人主法令者也

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匵中

匣論語作柙釋文匣戸甲反今本作柙匵他本作匱論語本作櫝

賈誼傳第十八

河南守吳公

吳公楚上蔡人地理志屬汝南郡以下有云故與李斯同邑也循吏傳有文翁而無吳公

聞其秀材

書中凡秀之字曰茂避光武諱也獨此與儒林傳秀才異等尙存秀材二字武帝紀已作茂材異等矣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害忌也史記燕昭王使樂毅約趙楚伐齊諸侯害齊湣王驕暴皆許之注害猶言患之也又屈原列傳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先害其能皆與此害字同文選李善注引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遷爲

長沙太傅據此則害之者不獨絳灌諸人也考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討匈奴在文帝十四年馮敬爲御史大夫在文帝六年此賈誼當文帝三四年間事敬始爲典客也顏注馮敬事誤

誼既以適去

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諸侯王太傅秩二千石以秩而較初非左官其曰適去者以其去天子之側而官王國也

因以自諭

諭與喻同

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

隨夷史記作伯夷跖蹻史記作盜跖

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

史記作于嗟默默兮生之亡故以下兮字俱在上四字下

與此異諱史記作訊

襲九淵之神龍兮

案襲猶書襲于休祥之襲猶合也言比合於九淵之神龍也注引鄧展襲重也似隔又師古注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案淮南子有九璇之淵許愼注云至深也師古語本此易淵作川避唐諱也

紛紛其離此郵兮

史記郵作尤

服似鴞不祥鳥也 至 迺爲賦以自廣

壽昌案孔臧鴞賦有云季夏庚子思遯靜居爰有飛鴞集我屋隅臧賦全倣賈此作又云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

鵩鳥卒用喪已壽昌案孔臧與賈傳同時此作當在賈傳既亡之後又世傳服利人死聞之者不久即逝故謂爲不祥考賈傳聞服於長沙爲文帝六年丁卯至十一年以梁王傅卒官去長沙已五年矣孔臧以孝文九年嗣封蓼侯四十五年至孝武元朔三年始免侯其卒雖無可考約年已不少亦必非死於聞鵩之歲也

四月孟夏庚子日斜

有謂漢以十月爲歲首則所云孟夏者當是夏正之正月而以長麻推之文帝六年丁卯歲建巳之月二十四日適直庚子賈傳賦語不云正月而云四月何也壽昌考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此周之六月實夏之四月也左傳晉太史有日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先儒引

爲晉用夏正之證賈傳當時以改正朔爲亟奏而未行又
探於左氏學其四月孟夏四字卽本於此也

異物來崪

說文崒从山卒聲卒卽猝崪當音猝言其來也猝然蓋服
不過一鳥必非類集胡云萃聚也毛詩墓門有梅有鴞萃
止傳萃集也壽昌謂墓門爲鴞集之所故可云萃屋隅則
鴞非常止故來必云崪也

問于子服

子猶汝也詩相彼鳥矣又爾牛來思爾羊來思加一字以
成文子服之稱亦猶是不必爲美稱也觀史記作請問于
服兮可知顏注謂子服爲美稱太迂

請對㠯意

意史記作臆

水激則旱

旱與悍同呂氏春秋在宥篇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注旱同悍顔注云去盡不能浸潤則誤以爲乾旱也

坱圠無垠

圠史記作軋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昧也壽昌竊意與大鈞播物不合卽本注亦不甚顯蓋坱同央卽荒廣之意指六合而言圠同札卽深厚之意指九重而言言其廣厚無界限也案服賦詞意與鶡冠子世兵篇近似柳子厚遂疑鶡冠子竊此賦語爲僞作壽昌竊謂鶡冠文多奇奥且爲韓文公所校疑柳說不然而鶡冠與此賦語實同多者畧摘錄數語以待後來之詳訂如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至

人遺物獨與道俱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吳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烈士徇名貪夫徇財皆是其他單句如與道翱翔安可控搏芴芒無貌坱軋無垠泛泛乎若不繫之舟此類尚有未能悉舉

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

壽昌案顧成文帝四年自作廟名誼對文帝爲此言若在後世必犯忌諱以大不敬誅矣上云生爲明帝沒爲明神語類此

天子春秋鼎盛

鼎盛壽昌案鼎訓方亦訓當匡衡傳服虔注鼎當也賈捐之傳顯鼎貴如氏注鼎言方且欲貴也

行義未過

未過言未有失也

非有仄室之埶

文帝自稱高皇帝側室之子此正指文帝言仄卽側

匕首已陷其匈矣

前之審食其後之袁盎皆是也

列爲徹侯而居

此在文帝時故徹字尙未避然他處已多追改如通侯蒯通之類

則莫若令如長沙王

長沙最忠高祖嘗定著之令其時係吳芮之元孫差襲王非景帝之子發也此卽誼爲王太傅所輔者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

貫高即勸趙王張敖反者利幾本秦將降漢封於潁川後以疑懼而反

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注張晏曰長爵高爵也壽昌案長爵世及之爵也雖有長世之爵猶赴征役不得復除也昭帝紀如氏注曰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是也

毋動爲大耳

漢文時尚黃老以清靜爲治故云毋動爲大不必截斷讀

家貧子壯則出贅

此故秦時贅壻最賤漢初尚如此七科讁中有贅壻一條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壽昌案言愛子而不知愛親好利而不知好義如牛之䑛犢獺之祭魚皆禽獸之爲也人若此其不同者幾何哉顏注以慈子耆利爲小異禽獸語氣不類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刀筆以治文書筐篋以貯財幣言俗吏所務在科條徵斂也顏注全誤

殷爲天子二十餘世

壽昌案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千餘言皆大戴禮記保傅篇語誼引之惟字句小有異耳二十餘世保傅篇作三十餘世注云三十一世考世表殷共傳二十八王宜從此爲正

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

壽昌案秦紀未載此事此可以補佚聞

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

方扶南云此固古禮然則申屠之欲斬鄧通未必是而孔

光之禮接董賢未必非耶壽昌案寵臣非倖臣嬖臣之比

說文寵尊居也一曰愛也恩也易承天寵也書居寵思危

左傳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皆是是蓋爲君所貴愛之臣也

不得援寵幸以爲說

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

傌字廣韻云罵本字玉篇罵詈也

廉恥不行大臣

言廉恥不行於大臣也一本作行字斷句者非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顏注司寇爲主刑罰之官宋先生過庭錄云漢哀帝時始置司寇此司寇當作司空以百官表注司空主罪人也并引賈子新書階級篇輸之司空兩語爲證壽昌案司寇始見尚書洪範三八政六曰司寇箕子陳禹九疇而稱司寇則夏制也禮記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寇鄭注此殷時制也而尤莫詳于周尚書周官司寇掌邦禁春秋左傳康叔爲司寇周禮秋官大司寇小司寇皆是也至秦廢周制不稱司寇名大李見呂氏春秋李一作理一名廷尉漢承秦制有廷尉無司寇此司寇是罪名非官名顏注爲主刑罰之官言是官所也刑法志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王子侯表楊邱共侯安耐爲司寇蓋復作徒刑也在孝景四年與誼時相近哀帝元壽二年雖造司寇職而帝旋崩未竟其事故終漢

世無此官百官表亦未載也此云輸之司寇明云繫之刑所而編列於徒官下云司寇小吏新書下亦云司寇牢正徒長小吏明非同廷尉尊官此司寇字似非誤也

奊詬無節

顏注奊音胡結反錢泰吉曰奊說文從矢圭聲此本作奊隸變作矢尙無大誤何氏煌改作奊則爲渠龜切非胡結反矣二字並在玉篇類篇矢部又說文謑詬恥也或從奊則叚奊作謑壽昌案類篇奊奊頭衺態奊或作奊玉篇奊別爲字云奊奊也

唯陛下財幸

財同裁易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財字本此

常哭泣後歲餘亦死

史記日者列傳云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恨
而死

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考梁王揖以文帝二年立十一年薨齊文王以文帝二年
嗣十四年薨計生之死當文帝十一年

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

壽昌案武帝紀太初五年夏五月正厤以正月爲歲首色
上黃數用五似皆追行賈生之言郎文帝十五年黃龍見
成紀改爲土德未嘗非由生所言發之

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

北堂書鈔引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于野
乎薄游于朝乎

孫衍齡謹校